

MAKESIZHUYI ZHIXUE JIBEN YUANLI DE
DUANDAISHI KAOCHA(1889—1938)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 断代史考察

(1889—1938)

徐 军/著



人 民 出 版 社

MAKESIZHUYI ZHIXUE JIBEN YUANLI DE
DUANDAISHI KAOCHA(1889—1938)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 断代史考察 (1889—1938)

徐 军/著

责任编辑:钟金铃

封面设计:林芝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断代史考察:1889—1938/徐军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01-016861-6

I. ①马… II. ①徐…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0734 号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断代史考察(1889—1938)

MAKESIZHUYI ZHAXUE JIBEN YUANLI DE DUANDAISHI KAOCHA (1889—1938)

徐 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5

字数:40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6861-6 定价:6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断代史研究的重大问题	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断代史研究的内涵、边界和 目的方法	6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断代史研究的核心范畴界定	8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断代史研究的现状分析	17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断代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域	24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研究的当代指向	39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理论总体框架的厘定	42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理论创立的思想史回顾	43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65
第三节 启示与思考	112
第二章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建构的基本语境	120
第一节 时代变迁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动向	121
第二节 各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面临的挑战	130
第三章 第二国际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思想研究（一）	144
第一节 梅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思想研究	145
第二节 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思想研究	163

第三节	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思想研究	197
第四节	狄慈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思想研究	210
第四章	第二国际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思想研究 (二)	225
第一节	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思想研究	225
第二节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补充” 和“修正”	271
第三节	库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化“重建”的尝试	288
第五章	第二国际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思想的总体评价	304
第一节	第二国际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建构中 完成的主要工作	304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学者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分析 和评价	307
第三节	列宁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分析和评价	310
第四节	当前国内研究状况的分析和评价	313
第六章	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思想研究	318
第一节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捍卫和发展	319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探索与建构	333
第三节	简要评价	345
第七章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贡献	349
第一节	唯物论和认识论理论的捍卫和发展	352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理论的探索和总结	360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框架的探索与建构	369
第四节	简要评价	375

第八章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 原理的建构	379
第一节 1938 年以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总体进程 和基本特点	379
第二节 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体系的探索和 建构	385
第三节 1938 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经典体系”的 最终形成	399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体系的当代思考	40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形成的历史进程与理论反思	404
第二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创新发展的认识与 思考	413
参考文献	426
索 引	440
后 记	448

导 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断代史研究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并由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条件下继承、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理论。它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西方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杰出思想理论成果，并在至今170多年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始终闪耀着跨越时代和特定历史阶段的恒久魅力。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更开创了人类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新路径、新视野和新形态，为人类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指南。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高峰；德里达指出，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人类就将永远的成为马克思思想的传承人、继承者^②。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创立以来，总体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想形态、理论阵营和理论家群体的对立：批评和反对者们不断抛出“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危机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即使总体上采取继承和发展的态度，但在其内部也始终存在着“正统与非正统”的争论，存在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② 参见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学”、“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激烈论争。简言之，这种争论的实质，一方面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核心和科学理论的争论，是对理论本体的辨识和指认；另一方面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定位与实践指向的争论，是对时代价值的锤炼和确认，而两个方面共同关注的焦点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理解、把握和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域，这也正是本课题研讨的中心话题。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实际进程看，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论争中，在推动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进程中，从第二国际特别是列宁开始，凝练、总结和创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系统化、规范化和体系化的工作出现了重大的进展：“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过艰辛的探索和努力，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于20世纪30年代率先建构出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体系化形态，并最终以斯大林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我们知道，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想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其内容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同时得到了包括第二国际理论家、苏俄理论家群体特别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理论家的补充、丰富和发展；但从形式上看，苏联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第一个系统化、规范化的理论形态。

必须指出的是，由苏联学者构建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象化形象，第一次超越了这一哲学思想的“文本形象”和“原著型”存在方式，进而在理论研究中建立起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权威理论形态，并在一定意义上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发展和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对捍卫、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发

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当然,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建立并未终止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进程,也没有终结存在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理论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激进话语中的马克思主义、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形态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而在继承和发展的意义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诠释和解读,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20世纪到21世纪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形态和当代形态之一。

无论从“源流关系”上看,还是从时代发展和实践需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中国社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曾经长期担负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形象替代者的身份,这就是说,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曾经“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等式关系原本是不成立的,但由于思想文本、历史条件和文化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原因,这样的思想史事实确实曾经存在过。新中国成立前,包括当时国内和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重要理论家甚至包括毛泽东在内,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绝大多数人在关注有限的马恩经典著作文本之外,主要还是通过苏联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斯大林哲学教科书体系来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我们以毛泽东为例,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延安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系统地阅读过西洛科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博古翻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著作^①,对他完成《实践论》、《矛盾论》等名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而也通过他影响了当时我党我军一大批中高级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认识。而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党的一大代表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著作问世。当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在中国社会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从现在看来，该书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源自于苏联教科书体系，其形式和风格也受到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一书的深刻影响，这种状况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上述情况不仅没能得到根本的改观，反而在总体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大量引进苏联专家及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在高等教育及各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均以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框架为主体开展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育教学工作。可以想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大批中高级领导干部、全体党员、普通群众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等无一例外地接受了这一原理体系的教育，其覆盖范围和产生的现实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国内只有艾思奇在 20 世纪 60 年代独立编写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其基本框架和内容虽有所有变化和调整，但总体上均未超出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本框架和范围，这种状况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才得到重大的改观。

从当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研究状况看，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始终存在着“一强一弱”的状况。所谓“强”，就是说国内学界大多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内容和体系的探索、研究和创新发展的维度上：既有个别观点、理论和原理的深入探讨，又有原理内容的整体性分析和梳理；既有原理体系的问题分析、梳理和争鸣，又有在创新发展视野中不断推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材、专著问世；既有理论体系原则、方法、视野和理论逻辑的创新，又有内容体系的整体设计和创造性整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价值观、文化观、人的问题等重大理论向度都逐渐被纳入原理体系之中，同时国内也涌现出了大量的重要研究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出的一批重点教材^①，在推

① 此类成果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等等。

动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谓“弱”，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思想史研究上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理论缺憾和空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发展史关系非常密切，但并不完全等同，在某一历史时代和思想层面上甚至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从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异常活跃，也非常繁荣；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思想史研究却一直都未能引起国内学者的真正关注和重视。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思想史有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形成史和创建史，时间节点从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到1938年斯大林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初步创建后的更新、调整和创新发展的过程，主要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一直持续至今。第一阶段从外观上看似乎总体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是重合的，但二者还是存在重大差别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二者本身是同体的；但从第二国际开始，此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要么关注历史唯物主义，要么关注辩证法、唯物论或认识论等理论内容；在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同时，他们各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本理论的关注开始出现重大的理论分野和差异，这也是二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异的根本原因。

归纳起来讲，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仍然存在两个“不清楚”：一是马恩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梳理、归纳和整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这一思想史的基本语境、过程和环节等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清楚的；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体系的建构和体系化工作为什么能够在第二国际和列宁等苏俄学者之后最终完成，这一思想史问题我们同样也是不清楚的。问题就在于，对于一个长久以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为学习、研究和运用对象的中国社会来讲，如果我们始终在这样的“元问题”方面缺乏系统的了解和把握的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因此，从当代语境出发，我们必须要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体系的形成史、发展史和创新史有清晰的把握，尤其是对从第二国际到苏联教科书体系^①形成这段历史做细致的思想史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体系的当代合法性问题才能够建基在历史合法性、理论科学性和满足现实需求这三者的交集之上，才能在历史理性和现实需求之间找到当代视野中创新发展的基本目的、路径方法和现实指向。总之，从上述问题的思考、分析和研究出发，我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断代史考察这一问题，在“导论”中将主要探讨以下五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断代史 研究的内涵、边界和目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断代史考察”研究，从总体上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从第二国际理论家到1938年教科书体系形成这段时间内，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基本原理被继承、捍卫和创新发展的思想史进程，具体研究了这一理论进程的历史语境、基本环节、理论形态、逻辑线索和传承关系，揭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断代性发展的“理论整体形象”，分析的是这一理论体系自身奠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历史转换关系，进而为现时代进一步传承特别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提供基本的历史视野和理论依据。

从边界上讲，本研究关注的内容上限起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核心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第二国际理论家群体”和“苏俄马克思主义者”传承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和边界就是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原理体系探索开始，到1938年斯大林哲学教科书体系形成截止，这段思想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形成的最关键的阶段。

的进程。这一研究的下限是1938年斯大林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从当前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域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程和理论成果是这一研究的基本前提,同时它并不包括20世纪初期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包括20世纪40年代以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和基本进展,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进程和成果。

从内容上讲,本研究主要关注这样三条线索:一是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捍卫和创新发展的思想进程,主要以理论家的个性化“理论形态”的形式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环节、基本线索和基本进程;二是以思想家的个性化“理论形态”为基本单元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时代转换、实践发展语境下的思想史形态和理论形态,展现这一特定理论整体的传承形态、理解形态和创新发展形态;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传承、理解和发展形态为切入口,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论”内涵及理论表现形式,梳理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整体形象。

从目的上讲,本研究力求完成以下四个目标:一是分析时代转换、实践发展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探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性线索、脉络,特别是理论发展的逻辑进程,关注时代语境下这一学说的理论新形态和新进展。二是关注马恩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观点,分析和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化形态和多样化、复杂化的理解性形态及其呈现语境,归纳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发展和建构的线索、环节和主要进程,追溯这一特定理论体系的形成史、发展史和形态史。三是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视角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要原理、主要理论、主要观点、主要范畴以及基本方法等创立、补充和丰富发展的过程,从形态学上分析这一原理体系从原初形态、中间形态、发展形态到首个体

系化形态的形成过程。四是从当代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基本视野出发，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存在的历史合法性，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内容体系、发展走向和当代合法性等问题，为它在当代的创新发展提供历史线索和方法路径。

从方法上讲，本研究主要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思想史与理论史相一致、文本分析与理论研讨相融合、宏观视野与微观具象相整合、客观分析和理解阐释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力求从整体性的历史视野和社会实践进程入手，从思想史和理论史的角度切入，从文本分析、具象化呈现和理论阐释的结合中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发展的进程，研讨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难题。本研究力求把思想史解读的过程展现为重大实践问题的思考过程，把理论家观点的理解阐释过程呈现为个性化理论形态的形成过程，把对重大思想史事件的分析过程呈现为“效果史”及其合法性的研讨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断代史 研究的核心范畴界说

从理论研究的规范性和学术思考的基本逻辑起点看，研究开始之前都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断代史考察”中的核心命题和范畴作一解释和说明。归纳起来，我们将主要研究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四个基本范畴及其相互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分析和界说

只要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必然要涉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问题。很明显，作为一个基础性概念，作为认识、理解和把握马

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学术范畴，直到今天为什么还会有此一问呢？实际情况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表现为对它“非常熟知”，可以说，几乎任何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专著都会对它作出非常明确且基本一致的界定。

2009年出版的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为“近代社会和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适应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时又是对以往科学和哲学发展的概括和总结。……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主题，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深刻地阐明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起来，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为哲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解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①。201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一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为“以实践为基本原则，在哲学的主题、性质、功能等方面都与以往的哲学有着根本的区别，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伟大的认识工具’”^②。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大量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界定。可以说，我们对这一问题非常熟悉，且从内容上看也是基本清楚和大致一致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发现在国内外学界的研讨中这个问题仍然存疑，有些地方还存在着重大的疑问、困惑或难以界定的问题。孙正聿教授就指出，“因为人们对‘哲学’有着相距甚远乃至截然不同的理解，才无法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性理解”，因此“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重要前提是如何理解哲学”^③。安启念教授认为，由于思想文本、社会实践和思想史等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② 汪信砚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③ 孙正聿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发展的相对性和复杂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不存在对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所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问题就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也至今难以说清”；当然，他也认为还是有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也有着大致可以达成共识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解和认识。^①

在当代西方学术语境中，法国思想家艾蒂安·巴利巴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质疑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在《马克思的哲学》一书中指出：“没有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马克思对哲学却比以往更加重要。”^②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术语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共产主义国家政党将两个过程联系起来并加以制度化：一是“以工人阶级历史作用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观’”，二是马克思名义下的思想体系。这两种都打着马克思旗帜的理论综合体，其中最著名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它是“对马克思著作的含义、原理和普遍意义的更加全面、更加抽象的思考，它是事后才突然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还会以系统的方式被创立，被表达”，但“不管其是以社会运动的世界观形式存在，还是以一名名为马克思的作者的学说或体系的形式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存在”。^③当然，持类似观点的西方学者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比如英国学者麦克莱伦、法国学者洛克曼等。对于这种“质疑”或困惑，从原因上讲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创始人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对此，很多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有他自身的哲学，甚至恩格斯也可以说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特殊的哲学理论却更多与恩格斯和苏联学者的理论工作直接相关，而与马克思关系不大甚至干

① 参见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② 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③ 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脆没有关系。^①

二是原创者与后继者的关系问题。一般我们把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之后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思想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然思想资源（部分理论家的思想需要批判性的对待），问题是哪些理论家在思想主旨上与马恩保持了总体的一致进而可以划归到这个思想传统之中，这里存在着重大的争议，这一问题也直接影响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甄别和理论内容的界定。比如，在如何判定第二国际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问题上，我国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就曾长期对它持否定的态度。

三是原创者留下的理论规范性问题。包括第二国际的考茨基、梅林、库诺夫以及众多理论家都曾提出，马恩在世时从总体上并未留下一个标准、规范和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马克思生前甚至曾经拒绝享有“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呼，这种缺乏原创阶段“规范性阐述”的理论遗憾，随着创始人的逝世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理论空缺，而在权威性上任何后继者的研究、总结和概括都只能以“理解形态”的形式出现，都必须面对“合法性”的质疑和批判，都只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化、复杂化的状况。

四是由原创者和后继者的思想文本所带来的解释性难题。第二国际理论家库诺夫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辞世不仅给后继者们带来了理论权威的真空，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在思想文本的判定、解读等问题上的争论：“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散见于各种著作、论文、书评和报刊文章中，大都采取简短的格言体和一种论战的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对付论敌，所以不是把所处理的问题全面地阐发清楚，而是让对方所犯的错误明显地暴露出来”，但这样的文本对于理解者来说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马克思的学生从完全不同的观察范围出发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他们往往将

① 这一观点典型地反映在英国学者麦克莱伦及其相关著作中，参见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